論水災疏（歐陽修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論水災疏
作者：歐陽脩　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廬陵文鈔/02》

臣伏睹近降詔書，以雨水為災，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，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、恐懼修省之意也。竊以雨水為患，自古有之，然未有水入國門，大臣奔走，滀浸社稷，破壞都城者，此蓋天地之變也。至於王城京邑，浩如陂湖，衝溺奔逃，號呼晝夜，人畜死者不知其數。其幸而免者，屋宇摧塌，無以容身，縛棚露居，上雨下水，累累老幼，狼藉於天街之中。又聞城外墳塚，亦被浸注，棺槨浮出，骸骨漂流。此皆聞之可傷，見之可憫。生者既不安其室，死者又不得其藏，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。此外四方奏報，無日不來，或云閉塞城門，或云衝破市邑，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，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，道路隔絕，田苗蕩盡。是則大川小水，皆出為災，遠方近畿，無不被害。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，隱惻至仁之心，廣為咨詢，冀以消復。竊以天人之際，影響不差，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，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。其變既大，則其憂亦深。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，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，察安危禍福之機，追已往之闕失，防未萌之患害，如此等事，不過一二而已。

自古人君必有儲副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。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，此久闕之典也。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，大臣亦嘗進議，陛下聖意久而未決。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，因以為異事，遂生嫌疑之論，此不思之甚也。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，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眾。然為其君父者，莫不皆享無窮之安，豈有所嫌而斥其子邪？若陛下鄂王、豫王皆在，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。世之庸人，偶見陛下久無皇子，忽聞此議，遂以云云爾。且《禮》曰：「一有元良，萬國以正。」蓋謂定天下之根本，上承祖宗之重，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。自古儲嗣，所以安人主也。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，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，有儲嗣則人主危，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。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，既以承宗廟之重，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。故每立太子，則不敢專享

其美，必大赦天下，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，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，然則非惡事也。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，群臣再三請立太子，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。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，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，臣主之情通故也。五代之主，或出武人，或出夷狄，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，群臣莫敢正言。有何澤者，嘗上書乞立太子。明宗大怒，謂其子從榮曰：「群臣欲以汝為太子，我將歸老於河東。」由是臣下更不敢言。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，享國長久，為漢太宗，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，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，陷於大禍，後唐遂亂。此前世之事也。況聞臣寮所請，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，未即以為儲貳也。

伏惟陛下仁聖聰明，洞鑒今古，必謂此事，國家大計，當重慎而不可輕發，所以遲之耳，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。然朝廷大議，中外已聞，不宜久而不決。昨自春首以來，陛下服藥於內，大臣早夜不敢歸家，飲食醫藥侍於左右，如人子之侍父，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。下至群臣士庶、婦女嬰孩，晝夜禱祈，填咽道路，發於至誠，不可禁止。以此見臣民盡忠，蒙陛下之德厚，愛陛下之意深，故為陛下之慮遠也。今之所請，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，陛下何疑而不從乎？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，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，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，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為陛下賀，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，為陛下歌之頌之，豈不美哉！伏願陛下出於聖斷，擇宗室之賢者，依古禮文，且以為子，未用立為儲副也。既可以徐察其賢否，亦可以俟皇子之生。

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，遂掌樞密，始初議者已為不可。今三四年間，外雖未見過失，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。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，豈是國家之利？臣前有封奏，其說甚詳，且具述青未是奇材，但於今世將帥中稍可稱耳。雖其心不為惡，而不幸為軍士所喜，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。欲乞且罷青樞務，任以一州，既以保全青，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。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，以至士大夫間，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，惟陛下未知之爾。臣之前奏，乞留中而出自聖斷。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，乞出臣前奏，使執政大臣公議。

此二者，當今之急務也。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，臣雖不深知，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。《五行傳》曰：「簡宗廟則水為災。」陛下嚴奉祭祀，可謂至矣，惟未立儲貳。《易》曰：「主器莫若長子。」殆此之警戒乎？至於水者，陰也，兵亦陰也，武臣亦陰也，此推類而易見者。天之譴告，苟不虛發，惟陛下深思而早決，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。臣伏睹詔書曰：「悉心以陳，無有所諱」，故臣敢及之。若其他時政之失，必有群臣應詔，為陛下言者。臣言狂計愚，惟陛下裁擇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